

年輕人怕生病，空巢老人無陪伴，他們雇人陪自己看病

王印林的包裹總少不了這三樣東西：一瓶無糖無鹽的礦泉水，一個無糖無鹽的面包，一張應付冗長隊伍的小板凳。都是為同行者準備的。

醫院像是一個迷宮。被孤獨、恐懼、茫然困住的患者難以計數。站在他身旁的，往往是這三種人：懷抱病童的慌張父母，不敢獨自面對疾病的中年人，以及智能系統前手足無措的老人。

像王印林這樣的職業陪診員，正在成為都市裏的一種新興職業。為了搶到緊俏的號，有陪診員同時動用三部手機，更換電腦CPU，“十搶九中”；他們熟練掌握節約時間的竅門——哪個角落的抽血隊伍人最少，醫生開出的衆多檢查單如何設計次序在最短時間內做完；有時他們也要遍尋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多地，祇為幫患者找到最好的醫療資源。

他們在醫院日復日的人潮裏涌動，希望借這份陪伴彌補未竟的遺憾，又在其中窺得現實和淡漠人情。

以下內容根據兩位職業陪診員的口述整理：

秦天 28歲 上海 “生死離別直接推到我面前”

我做陪診不到一年，跑得最多的是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。前段時間，我遇到一位六十多歲的阿姨，她兩年前得了癌癥，動過手術治愈了，但最近覺得身體不適，來上海復診。

我們幫她掛到了上海一個比較好的專家號，她的子女沒時間來，祇有老伴陪在身邊，老人都不懂醫院的就診流程。我陪他們去腫瘤醫院，導醫、陪護。阿姨心態好，平時保養得不錯，看起來祇有50多歲的樣子，等待的間隙，她一直跟我描述她的小孫女，滿臉幸福。

我之前是上海一家三甲醫院的護士，陪患者做完檢查，拿到結果的時候我大概就能知道這個患者的命運了。那天我幫她拿到醫院的化驗單，根據當時的指標來看，她的時間不長了，癌細胞惡化很快。

我沒敢告訴他們，如果患者主動問，我也會有所保留。後來我陪他們進診室，醫生就說：癌細胞復發，情況很緊急，擺在你面前的路祇有化療。她身邊的老伴整個人都傻掉了，臉色蒼白，眼淚快要流出來，有點不知所措。阿姨却反過來安慰老伴，說沒什麼大問題啊，人到了這年紀肯定會生病會死，她特地交代老伴：等下回去不要跟兒

子說這麼重，就說是普通的炎癥。我們出了醫院後，來接她的兒子第一時間幫媽媽開車門，仔細調好座位，問媽媽覺得怎麼樣，媽媽說不是什麼大問題。他們給人印象就是很孝順的兒子，和一位總為孩子着想的媽媽。

這種時候我都會覺得特別難受。我想到了我爸爸，他50多歲，也是得癌癥走的。之前我和我媽都不知道，直到今年大年初一他在家休克被送到醫院，醫生說是肺癌晚期，他從確診到離開整個過程不到10天。

那時候我剛換工作，做陪診這行不過幾個月。我每天陪別人看病，却不知道我自己的爸爸生了病。醫生說他的肺癌其實在兩三年前就開始出現了癥狀，我爸那幾年定期會去醫院做檢查，但檢查結果他從不給家人看。

我爸走的那天，我從凌晨1:00開始，我一直給他循環放一首歌《幸福一家人》，那時候他已經有三天不能講話了，不能自理，祇能吃流食。我半夜用水給他擦身，用牙簽幫他把口腔清洗乾淨，我蹲在他身邊，握着他的手，跟他說悄悄話，我說你等我睡一覺，我起來再好好給你擦洗乾淨啊。但那天凌晨五點半，還沒等到我們約定的時間，他的瞳孔就開始放大了。

我是在我爸生命的最後一刻，在他身體變得僵硬，我幫他穿壽衣的時候，我才知道生命有多麼脆弱。

之前朋友介紹我進入陪診這一行，我很驚訝，發覺怎麼比我在醫院做護士工資還要高。但我爸去世之後，它對我來說意義就不一樣了，再也不是工資高低的問題。

我所在的一家健康諮詢公司，上海的醫療資源比較豐富，找到我們的患者首先是想通過我們更快獲取一些比較好的號源，比如專家號，然後才是導醫、陪伴的需求。費用也根據每個人的情況而定，一般都在千元以上。我現在一天至少要陪三四個患者看病，他們很多都是從外地來的、上了年紀的患者，他們掛特需門診，見到主任醫師時通常都會緊張得說不出話，無法描述自己的病情。

所以每次接到患者的前一天，我都會提前做一些功課，分析他們之前的住院記錄和檢查單，方便第二天跟醫生更準確描述病情。腫瘤醫院每天人都很多，我排過最長的隊排了四個小時，最忙的時候，一天下來喝不上一口水，一頓早飯抵一天。

我一點都不覺得辛苦，我很愛

我的工作。我覺得作為一個陪診員，在這些患者很不舒服的情況下，我能幫助到他們，就很好了，不管拿多少工資，我都無所謂，重要的是人命還在，讓親屬還能跟他們一起吃飯，讓他們的孩子有“爸爸”“媽媽”可以喊，我覺得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

5月中旬我遇到一個患者，他60多歲，肺部有積液，插了管，咳嗽得比較厲害，是坐在輪椅上被推着來到腫瘤醫院的。他當時還沒查出病理原因，老人自己可能也覺得是普通的肺部感染。

我陪他去醫院掛專家號、做檢查，看到CT報告顯示考慮的是肺部的MT，意思是他的肺部可能有惡性腫瘤。跟我爸的情況很像。

擔心肺部的癌細胞轉移到其他地方，醫生建議他們做一個全身檢查。老人的孩子很害怕，他們不知道如何接受這個結果，這時候醫生已經下班了，他們一直找我問，應該要怎麼辦，老人的身體狀況已經很差了，不知道還能不能經受這些檢查。我陪他們跑了醫院的好幾棟樓，差不多天黑了才做完這些全身檢查。

肺部腫瘤的存活率其實很低，我悄悄跟他的兒媳婦說：先不要直接跟老人說，等活檢報告出來後，如果確診是肺部惡性腫瘤的話，我們就必須做好心理準備了。

第一次陪診結束，我和公司強烈要求（這個客戶的）下一次服務也派給我，我想幫他去取報告，想陪同他接下來的所有看診。

我陪着患者等了大概兩個星期，最近醫生根據檢查結果給他做出評估，說他最多有兩個月的時間了，癌細胞惡化很快并轉移到其他部位，如果做化療他都可能撐不到化療結束。最後家屬選擇回家保守治療，也就是打點止痛藥。老父親剩下的日子將是按天算的。自始至終我們都沒有把這個事實告訴老人。

我覺得好遺憾，好無力。我做護士期間也接觸不少醫生和患者，但之前可能覺得生活裏最重要的事情是玩，就連工作也是以比較放鬆的態度。而陪診，它總是把一些生死離別，或有關生命的重大決策直接推到我面前，你要面對它、接受它、處理它。我28歲了，我覺得我現在才開始成長。

王印林 40歲 哈爾濱 “我們服務過最多的就是老人”

我本身是醫學專業出身，從事了很多年醫療工作。2018年，我們找了專門的公司做市場調研，發現

陪診這一塊存在很大的需求，後來注册成立了專門的陪診公司，到現在我做了三年多陪診員。

我們現在的客戶以黑龍江省的為主，有偏遠地區來哈爾濱的省三甲醫院會診的，還有想跨省去北京上海就醫的。客戶最核心的需求大多是熟悉醫院的流程和布局，然後更快更好地獲取醫療資源。一般來說我們不接急診單，也不接墮胎單，因為這可能涉及到人道問題。

客戶中小孩、中青年和老年人都有的。小孩生病的時候，大人如果不熟悉醫院的整體流程，容易慌，會特別盲目。而中青年呢，很多人是很恐懼生病的，一些輕癥狀讓他們懷疑自己得了癌癥。這些年輕人既不敢跟父母提到自己的病，又恐懼一個人上醫院，這時候他就會找到我們。

我曾經接待過一位30多歲的小伙子，平時工作壓力很大，晚上休息不好，他感覺胃不舒服，反酸惡心，還出現了黑便的情況，他在網上查了後，覺得，“黑便了，我不是得腫瘤了，得胃癌了嗎，還是腸癌啊”，他恐懼了好幾天又不敢去醫院，通過朋友找到我們，後來查明就是一個慢性胃炎的反應。我們碰到這種情況，不僅要做就醫流程上的引導，還要做心理上的安撫。

黑龍江老齡化比較嚴重，我們服務過最多的就是老人，子女在外地為父母下單，由我們代替陪同老人進行一些常規體檢、看病。每次進到醫院，見得最多的就是圍着導醫的老人，“這個軟件怎麼下載”，“怎麼登錄”。現在的醫院都支持網上預約掛號、網絡支付，老人都不會使用；很多檢查，比如采血，都弄不清楚；現在連病歷都是電子的，患者在問診結束後自助打印，但老人們弄不明白，看完病就直接走了。所以很多老人從一開始進醫院就是茫然的，事無巨細地，我們要陪着他們把這些流程一一走完。

我們還和哈爾濱養老熱綫和社區服務中心有合作，為他們那裏有需求的空巢老人提供服務。前段時間我們就接待了這樣一位老人，他有常年的慢性病，血糖和血壓都不穩，想去醫院做進一步檢查，但子女在外地，身邊沒有可以依靠的人，他祇能找社區，社區又聯繫我們，我們為老人提供了專車接送和陪護。但事實上，像這樣能自主找到我們的都是一些經濟條件比較好的空巢老人了。

大部分老人對花錢購買陪診

服務是不太認同的，服務這類老人時，我們通常會提前和家屬對好口徑，自稱是他們家屬的朋友。而對中青年人群來說，他們覺得看病找熟人陪會欠個人情，托關係掛專家號可能要欠下更大的人情，所以情願找我們花這筆錢。但總體來說，當前陪診服務還沒形成規模市場，人們付費購買的意識還比較弱。

目前我們的陪診套餐有四個價位，省內的普通陪診298元，VIP服務998元；省外的分別是1690元和6990元。大家購買最多的是“298元，陪診4小時”的基礎套餐。我服務過不少VIP客戶，比較客觀地說，祇有好的經濟能力，才能享受到好的醫療待遇。

印象比較深的是一個45歲左右的客戶，他的疾病比較特殊，總是會不自控地睡着，隨時隨地，幾分鐘後又自然蘇醒，甚至會在開車中“睡”過去，導致一個月交通肇事三次。

他在黑龍江省內的醫院做了很多檢查都沒有診斷，後來找到我們，提出兩點需求：要明確診斷疾病，找更好的醫療資源。我們首先為他在內部組織了一次專家討論會，判斷他可能是神經、腦血管之類的疾病，然後建議他去北京宣武醫院、神經內科最強的醫院就診，我們為他掛號，約最頂級的專家。他最後在北京確診為發作性睡眠。

跟這樣的強經濟實力相比，我們陪診中最常碰到的是一些窘迫狀況：有患者查出腫瘤了，但因為住院和手術費用，兒女分歧，家庭不和；還有更多的人，從偏遠的外地轉院過來，明確診斷了疾病是能治療的，但是家裏沒有經濟條件祇能回去了。

前幾年我自己生病住院，對這一點感受更深刻。同病房的60歲老人得了腦血栓，照顧他的一對兒女特別盡心，一開始擔心父親插胃管遭罪，他們就每天親自給老人喂食，後來又給老人請專業的護工照料，但突然有一天老人病情加重，醫生建議轉ICU治療，一天收費3萬，這時候就出現分歧了，兒子想治療但沒有錢，女兒經濟條件好，覺得沒必要轉ICU。沒能轉病房，老人第二天就走了。

隨着社會的發展，我們陪診的確能在很多時候感受到，親情在很多因素干擾下淡漠了。我們沒法評價或幹預太多，陪診員的服務從醫院門口接診開始，門診樓分別之後就結束了，這有限的幾個小時，對我們來說，能做的就是當好醫生和患者之間的橋梁。（文中人物為化名）



華盛頓亞裔法律援助中心

Asia Pacific Legal Aid Center

● 對特殊低收入者和殘障人士提供免費援助



法律諮詢、翻譯公證、各類移民、會計報稅、合同審閱、
辦理駕照、入籍考試、租房糾紛、交通罰單、結婚離婚。

諮詢 202-802-1663
(國語、粵語、台語和英語)
電話 301-512-4986
(By Appointment Only)
傳真號碼: 301-789-6691
aplacd@yahoo.com

律師團隊: 具有 MD、VA、DC 律師執照
法律顧問: 周波律師 法律助理: 趙元嘉、秦川

服務時間: 周一到周五, 上午9點到下午5點。
中心地址: 11502 SENECA FOREST CIRCLE
GERMANTOWN MD 20876

